



此教人慎
言也此選
遂遵先生
言去此種
種之筆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一

長樂郡
振鐸西
諸君本

周在梁園客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劉宗周

起東念臺浙江會稽人

與人

去此矜已之言與短人之言
淺淺之陳言悠悠之漫
言謔言綺言流言終日無可啓口者
此即不睹不聞
入路處也

二

人言之及我者蓋亦寡矣。幸而及之亦引而不發。譏稱進反之間使人思而自得之。良工苦心吾自不察耳。甚者或示我以意。意不可匿而徵於色。吾目擊焉而亦意喻之。意喻之而復意阻之。使人之抱意而來者轉失意而往。拒諫飾非之態亦何所不至哉。

三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且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既有良田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又有詩

書禮樂無所不備。於此而不能守成。至於一一蕩盡。身受飢寒。豈不辜負先人爲不肖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總或汨沒了一端。却又有一端。如有時不見惻隱之心。便須有羞惡之心。有時不見辭讓之心。便須有是非之心。四者更隱迭見。一見則全體皆見。終無由入禽獸一途去。似上天曲牖扶持。安全較之祖父陰佑尤爲百倍。於此而不能反身承受。必欲一一戕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何者。哀哉。

妙在是刻
繩自己

四
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嘗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

五

每遇拂意事卽須誦孟子三自反章我必坐一項在且孟子蓋爲學聖人而未至者言若吾儕小人直是自處橫逆自處妄人於他人報施平等耳不知又經幾十會自反方得到君子不仁無禮地位正是鄉人亦不易及也可愧哉

良箴可佩
莫以學道人語視之
道學人刻
論真有可
味

六

好佞者惟恐人之不我佞也時以其意挑之卽有時而我規矣亦取其近於佞者而收之佞乃愈集矣好佞人者惟恐人之知我佞也時以其意覆之卽有時而知我佞矣亦取其遠於佞者而佞之佞乃愈工矣此之謂相得益章

七

上士樂天中士制命於禮下士制命於刑小人制命於欲

世人習態
習心何所
逃避

八
纔開口便佞安能動人纔措足便輕安能立德

九

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

方應祥 青峒孟旋浙江西安人
青來開稿

與嚴印持忍公無勅

老舉人會試譬之賣古董人其貨愈鈍所持價日高其價愈高所售之道更日鈍惟有終日喫饑着冷與之相守而已矣或日子以短日載茲長貨曷賤賣之

孟旋先生
人文稍前
其集亦世
所共有近
吾年友李
庚生督學

浙中刻先
生合集多
未刻稿因
摘入此中
世人當快
見所未見
也
孟旋年五
十始博一
進賢冠然
觀如此筆
札豈是以
老孝廉終
者

以濟目前吾知此人必不肯何也貨固無賤與相守之我又不肯賤也貴賣不得賤賣不肯有法于此惟一舍而已矣夫輕價易舍高價不易舍也所賣之貨易舍賣貨之我不易舍也夫惟能講于舍之道我不失貨而貨亦不失價兩俱售于天地之間矣日在武林欲求舍之道于我二三兄弟而未得間也今弟且行矣其何所示我令翛然于此中哉

復方長逸汪雨若

得于人跡少所往來而吾足能不由我發動處并習

真實有得
之言說得

如許奇鑿
止是性光
透露

百許日胸中清虛曠蕩之致汨汨欲尋覓紙筆作緣
此卽平日涉獵古人追隨良師友真實光景迸見之
兆。

與熊太唻年兄

友人王玉生過弟曰此行取道富沙君侯熊先生子
同籍也士名一業者過富沙而不獲通姓名熊侯以
爲憾子有所欲相問以郵我乎范穆其者時俱在坐
意亦同之以弟當茲頤頤蒼葭之深兩君眷然起我
西方好音之寄快裁此縑附諸行李長者居常不鄙
亦必眉舞

如此薦書
卽甚惡游
客者展之

方生開械一笑客到意中也

與徐元晦

鬚眉皓然一老翁而厠選人愛我者誨少塗飾以免
見者之駭弟心感其意而不能從也爲解人之說者
乃更以此賞弟之任真然任真又非弟所得當弟實

習懶而然耳塗飾之法每三五日一施夜對老妻婢

子手中裹腮領睡不得寧腹笑不可忍藥不中用未

得鬚黑面肉班剝領袖滋膩五色蓬蓬恠狀蠅蜷譬

老婦人抹粉愈甚竈君形相愈以不掩不但害妍且

染髭鑷鬚
古今通病
先生質實
道其本色
可發一笑
勝王僧虔
多矣
一幅老人
染鬚圖讀
之使人失
笑吾鄉王
半菴先生
常向人言
吾不負鬚

以應童試
時不曾拔
做官時不
曾染也會
稽陶石費
先生壯無
鬚晚乃得
數莖雪色
矣自笑曰
吾生平不
知鬚乃有
黑者

老人終日
強言道以
降伏其習
心究不能
出此圈子

青峒先生
在明萬曆
中文與品
皆卓然自
豎於此見
其忠厚之
至

是厚不是
憤善于讀
騷

以增醜三十年秀才面孔一部青來集公案歷然飾
于何有哉所以決意本色向人兄當崩痛不應爲淡
語相蒙也

與孫不伐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古人此語須具此胸腸者讀之
知味不淺耳不然擊碎唾壺比之酒人之罵坐而已
嗟乎酒人而罵坐不猶勝于不飲而醉不敢罵而反
脣者哉大抵自古有意氣人不得于世而漸入于境
之老其與人未有多怒者也佛則免此耳

與陳元朋

古今處憤地而極憤之致者莫過于屈平悲鳴之不
已而至從彭咸之遺則離騷諸篇可按也淒惻宛轉
廣諭旁擷未嘗一言明指其所憤之事直道其所爲
憤之人太史公爲之傳然後揭其郤之因乎上官子
蘭之輩屈子則有死而必不掛之口也憤之極亦寓
乎厚之至騷之所以通于詩也故曰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此可得君
子所以處憤之道矣夫我爲深山大澤而任龍蛇之

攪。拏。也。爲。百。圍。之。松。千。丈。之。栢。而。縱。凌。風。暴。雷。繁。霜。
凍。雪。之。擊。剝。也。孰。與。厚。望。人。以。君。子。長。者。而。藉。其。全。
我。爲。功。德。哉。吾。道。不。非。天。意。有。待。如。元。朋。其。人。而。永。
寘。之。寬。閑。寥。廓。之。地。天。下。無。此。神。理。也。循。當。臥。起。委。
順。以。聽。天。之。定。爾。已。矣。

與錢彥林

小。戎。屬。隸。三。載。浮。沉。主。爵。者。習。其。數。馬。之。無。似。更。而。
試。之。以。問。禮。譬。之。兼。病。聾。聵。之。人。倏。使。觀。火。倏。使。審。
音。任。畀。變。遷。課。其。績。効。懵。懵。一。如。官。之。非。爲。我。輩。設。

極其蒼雅

看其自叙
陞遷何等
筆墨

也。夙。自。分。于。天。刑。之。莫。可。解。矣。

與虞卿

書。來。具。見。感。憤。之。意。非。造。物。凍。凝。之。極。安。得。有。此。驚。
雷。之。鳴。吾。弟。起。蟄。吉。祥。卽。此。赫。蹶。爲。葭。琯。矣。烏。之。習。
飛。決。不。藉。旁。邊。之。扶。掖。馮。其。生。氣。以。自。鼓。自。舞。于。空。
虛。之。中。九。萬。里。之。風。皆。其。怒。而。飛。之。一。念。所。橐。籥。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豈。更。有。以。其。息。吹。之。者。哉。吾。
弟。指。端。搏。腕。鬼。神。應。于。箇。事。後。先。關。節。無。復。疑。慮。諦。
味。來。旨。抑。有。未。能。信。徹。所。謂。致。遠。恐。泥。者。耶。誠。之。不。

超超遠勝
幾於郭之
註莊

終陽集 卷之一
可掩也。瓦之坏。竹之簞。死雞之餘。骨啄木之。跨步總。吾心光明。君焄蒿所現。露世人掘地得泉。而以為水。專在是。無論失全于水。即此一勺不成。受用耳。漫書此語。肯費精思。有以復我。

與汪敦伯

讀敦伯長箋。牢騷之致。中具本色。我輩胸懷。旨趣政于世界。不討便宜。處別有饒益。一切勦語。死架。俱不涉影響。雖然。空中篙子。政難撇弄矣。

與茅君若

深於理解
自能有此
韻語

朱橘苗三十本。馳去。種宜疏。土不甚近水者。綠葉凝。煙火珠。累若差足。柳浪菊英。並供清賞。猶是友生。草木臭滋之時。承于晤對也。

曹宗璠

汝珍楊咸江南金壇人
崑禾堂稿

與詹月如同年

弟兩辱年兄賜惠。無間阻。修兼以手書。珍重慰恤。倍至。雖祁奚之護。叔向方進之營。蕭育不是過也。豈弟賦材。蹇劣。時與阨會。以寒溫兩函。罹此大難。是使鳴鳥。斷味雙鯉。剝鱗而風人。勉金玉之音。衛武與遠猷。

楊咸以辛
未進士初
知黃岩與
太守左調

吾鄉之封
丘所至有
廉惠聲以
通寒温兩
同門爲逆
關羅織成
大獄時論
惜之

之告皆入展氏刑書矣。權璫煽虐，羅織士紳。西曹無
敢平反者。司寇且移疾去，尚復何言耶？昔龍門柳州
皆以倣詭侷儻之材，嬰幽囚困躓之遇，憤懣無所發
洩，單精文章，思洗厥耻，恐世或不信，則援引古人如
文王、羨里、彛、吾、檻車、條侯、嘔血、魏其、病、腓、鄒陽、上書
望之對簿，更生贖死，子雲投閣，以爲囹圄桎梏，賢聖
不免，欲自解脫，嗟乎！身旣辱矣，囂囂語人曰：吾賢聖
之徒也，不重爲腐儒俗人笑乎？然二子亦竟以文章
顯世，無不誦其才而悲其遇，與賢聖相頡頏，輝映如

今文章不及二子，後世斷斷誦其才而悲其遇，不及
二子，獨囹圄桎梏，同二子，則其可悲可涕，憤懣無聊，
視二子之撫膺，古人者當更何如也！是以苦塊餘生，
招魂召魄，流覽傳記，思爲辭章，而根實未沃，膏澤不
耀，方在憂憂其難之境，又竊自思維，罪廢以來，姓氏
灰冷，海內賢豪，日益淪隔，縱少有著述，而名山寂寞，
其人渺茫，終不獲傳布，此歐陽子所以撫藝文志而
嘆息者也。昔太白、蛻、藁、于、當、塗、子、瞻、呈、牘、于、潞、公、寄、
託、得、地、聲、施、至、今、豈、非、斤、斤、難、遇、之、人、哉、年、兄、英、髦、

奧學龍變虎蔚，猶衣裳冠冕，宗器璉瑚。弟每思叩首階下，一以謝瓊瑤之報，一以商青牛之業。蓋重有託也。博山僧歸闕，便候起居，筵頭一章，非申吉甫穆如之頌，聊附唐民擊壤之義云爾。惟年翁教之。

與呂子傳同年

高冠長佩
氣體有如
陳思

僕讀選至孔璋，才學足以著書，而美志不就，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夫士壁觀湛寂，遣相離言，則已矣。苟有奇之，必抒何卮言之無當，麒麟鳳凰無所用于世，而見者以為瑞，况文章寫性靈，晰造化，上繼風雅，旁撫

為之浩嘆

極擬古人
發憤之作
而才足以
副之

子史者哉。乃有其才者不及作，作者不必才。即才與年相偶，竟作矣。世必多方困抑之，坎穴難出，旅巢獨焚，天亦似故奇其遭而降之怒，以快妒才者之意。此其人百死一生，出其所鏤心抉腎，以俟後世之知我者。究其傳與不傳，則又復有幸不幸也。嗟乎！今世數架書皆零落之餘耳。劉歆發憤于文學，歐陽寄慨于唐志，良有以也。嘗憶司馬長卿有文君拂箴簪管，而天子使使求遺書，王昌齡王渙之高適輩，集飲旗亭，伶妓哀吟，皆出已賦。何文士遭遇之盛哉！今士顛躓

誠有不可
解者不得
不搔首問
天

困窮名不出閭巷一時達人智反出伶妓下則何說也豈作者才真不及古人耶抑世不崇文耶又豈著述繁蕪天實厭且憎故天崇之不已又必蕩爲灰燼耶皆不可問也僕自憂患以來頗窺作者之旨間有著筆不自收簡亦以名微援寡交游落落當吾世而無知我者又可望之不可知之何人哉縱復成帙終歸湮滅耳然嘗竊以自勗三都僮父振聲皇甫柳州羈旅發耀昌黎苟附青雲之上一人亦足不朽惟翁手揆天章胸衡冰鏡龍門高峻人倫所宗謹錄詩文二卷呈上豈敢云伯喈矜枕函之秘談割漢腹永叔發廢麓之藏文穆宋習亦曰一日苦心千秋遠契其傳與否惟在年翁銓定間猶仲尼之璧履昭明之黼黻也

與史築巖同年

吾輩修潔自好輒橫羅羅網時爲之耶抑命也然年翁姓氏炳列昭雪之案天下想聞丰采昔蕭相請室絳侯廷尉張敞亡命安國徒步皆復伸眉承明紀功太常年翁襲跡古人龍驤豹變所以問字屢滿聞聲

並春夢婆
亦歸烟銷

蹤倒雖橐裝盡散而座客常滿也若弟者周鼎不再
出韓灰難復然知交寥落種秫旱枯門前寡可羅之
雀盃中無樂銜之聖雞骨支床蟲吟滌硯陽節不耀
壯事蹉跎已矣長與世辭矣數年來難喪婚嫁百無
一措于一二同人貸斗粟以煮薇分餘明而照席未
能支厦况足買山亦功令嚴切當途之人方餽糠及
米安能脫粟布被以養故人賓客乎清明先後當與
年兄湖上盤桓一吊子瞻故迹山水如故子瞻之可
傳者數卷書耳當年富貴患難不與春夢婆同烟銷

霞散寧不
可嘆

霞散乎日月流駛壯髮漸凋不識于古人中置位何
處言之惻惻勿謂邢子才西山片石與峴山碑有優
劣也如何如何

與劉念先同年

想見此公
遊山水記
當不減鮑
謝

千古此湖山得年翁爲主人遂覺長公杖屨呼之欲
出夜來香浮竹葉醉暈梅頰惟麗人分捧心之憂長
眉鎖黛微睇徐流大與消渴生相宜湖中不必舟大
漁舸從南山放北山下碎碧十里酒鐺詩硯笙簧魚
鳥黼繡林巒代一日懺課晚照散綺水氣侵衣如在

寫得翠色
出筆筆似
子瞻

霄漢上也。獨坐孤山。見岫中縷縷出雲。有如旗。有如馬。有如車輪。又有馬折一足。其真耶。其幻耶。令客誦天問數闕。此處士故居也。而鶴不還。何哉。夜寒肌粟。輒曳杖歸。桃葉梅椿。霏露浥浥。撮飲不減。金莖仙掌。坐李氏樓。月巡簷宿。空水澄鮮。冷浸心碧。曠然天遊。殊勝。靜坐數息時。敢獻之。左右共咀嚼。清供焉。

與張羣玉同年

夜來聯袂湖上。羽觴吸月。相和而歌。忼慨悽愴。蓋無俟為變徵之聲。而霜華簌簌落也。吾輩岌冠奇服。紉

經汝珍一字一句皆極香艷之致却無一字襲六季

蘭荃帶矩衡。不獲簪筆承明之廬。剖珪雲臺之上。僅從漁舸。樵銍。綠斲山骨。碧擷水紋。天平人耶。雖妖艷在側。紈袴為羣。同堂燕笑。欲泣無聲。何則。孽羽之禽。虛弦可墮。孤根之桐。弭軫卽悲。其中心之所積然也。是以渡江之日。罔兩責景。既不能乘耒躬耕。又不能垂簾卜肆。復不能廢居徵貴。馮鉞未彈。阮途先慟。亦何處為平臺之遊。耶。倘邀天之緣。得聚終歲糧。便當與妻子別入土室。持方寸油紙。蒼撮古人所長。為覆甌事。年翁去巴蜀數千里。攜百指。日再殮。萍寄葛附。

古人極敗
與事皆吾
輩極適意
事吾輩亦
當留幾端
極敗意事
使後人嘆
為極適意
事足矣

瓶罄罍耻安得不憂吾輩亦何敢望步兵厨日有酒
五升得如黃州畫又錢日二百五十便可一意著述
矣菊徑饋漿醉看雲心出岫草堂送炙飽吟秋興凋
林不可謂二子之不遇也侏儒飽欲死臣饑欲死今
赤白囊交馳天豈真以採薇了吾子哉伏讀雜著寫
難狀之景申欲永之志分荆幼眇韶勺雕蟲然竊恨
年翁以此才不登明堂升清廟徒以感憤不平之鳴
附國風小雅之什是猶媿惟之珍鬣膏沐昭陽而為
逐婦之飾也貧耶病耶有國者之耻耶千載而下必

有知之者矣臨岐黯然意不盡言

與史昂如同年

眼前故實
入汝珍手
便另具一
世界

入秦稽與兩年兄于旄先後渡江正如聃策牛蹏而
尹關晝扁嵇食石髓乃積徑雲封何遇之多畸耶日
汲鑑湖水參玉版禪但措大腹中含蔬笋氣徵發于
詩便成千古酸餽何處得黃州燒肉一醫之前在西
湖不敢作詩每到天然空翠處輒令摩詰含顰米顛
縛肘凡碑碣間物皆如雁葦蟲葉耳山水勝于詩固
非詩之所能傳也臥湖亭上冷月浸被竟夜不寐疑

今人強欲
以詩敵山
水宜其每
輒輒北也

是至此乎

是坡仙作。備山靈移文。見督勉就二章。刻之篁竹間。竹老則字滿。可斫去為薪。但得入水日春。作紙則真。奇遇矣。錄呈郢削不盡。

與于惠生先生

僕先人嘗校中秘書。遊作者之林矣。不吊兩世幼孤。其事痛于談遷。今家集所留。皆秦王火餘也。仲蔚之荒圃。鳥雀慵來。子厚之藏書。精靈化去。深懼先業凋零。勉爾鞭心舉業。寂扣山鳴。湛棲水觀。研旨必鏗。孔壁之管絃。斲艷必考鏡。亭之玉尺。龍元夜半。鳳赤午。

揚咸為前
會元諱大
章者之孫
以力學克
振家聲

金石鼎彝
之氣錯落

幅間真
著作手

初草木隕而見本。風水渙而成文。亦幾直接無言之系。而宏設象之波矣。摧肝抉腎。蓋二十年。精亦少耗焉。然體則不古。而今法則不奇。而耦六經。滅峻語。錄傷蕪。是應制之篇。非儒林之傳也。迨雞刀初試。虎市旋成。銛笛不投于京兆。保障未屹于晉陽。而江生有飛霜之書。鄒子悲白虹之奏矣。夫纂明道統者。志也。詮次古人者。學也。寤嘆牢愁者。時也。丁時之窮。而風雨雷電。山川草樹。珍禽恠獸。歌舞戰鬥之事。皆以助激昂之膽。况古人之詩賦乎。顧僕嘗聞性命之旨矣。

具如此眼
界如此瞻
識安得不
空行一世

貴賤生死猶日月寒暑四時行也何足感于靈臺其
音和以平其節澹以柔曾氏金石之歌蘇門鸞鳳之
嘯若翱翔于咸池箭韶間不知今日爲何代也乃騷
情操響錯落吾指間達人譏其褊心耶仲尼阨于
陳蔡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老氏以青牛卒業曰猶
若畏四隣彼聖人何憂之深歟譬之水澄澹汪洗瀟
混困法其性然也雙峽束怒則湧湍跳沫崩濤滄漚
激爲悲鳴其地使然則時爲之也悔少專精入股心
刺刺若痛今盡棄去已覩二毛以弩末之年而圖碑

千古同悲

劫之業吾見其日不逮也琬琰未集晞露忽傾速朽
而已矣造物其孰能憐之哉簡丙丁得詩文若干首
僅列作者門廡升堂入室志敢不勉以紹先史公之
成勞祈先生評削之望渤知歸仰華作鎮求寂寞之
響須披陸金聆正始之音繇鏘衛玉切指日而相期
悵遡風而獨寫統惟法鑒焉

與倪鴻寶先生

生

固非遺落世務者舉足投網畢志掛瓢客秋登匡
廬絕頂耳目濯江而延白膚髮織樹而歸青摘星如

真是作賦
手

茄。饑。腸。欲。冷。亦。寧。知。人。間。有。寵。辱。事。哉。時。復。壘。塊。未。
盡。以。詩。歌。澆。之。自。兵。興。獄。起。垂。二。十。年。士。夫。圖。榮。利。
務。苟。免。精。銳。銷。輒。不。肯。言。文。章。蕭。敬。範。嘗。笑。文。士。仰。
眠。床。上。看。屋。梁。千。秋。萬。世。誰。傳。此。者。乃。放。逐。之。人。釋。
慙。解。慍。相。依。爲。命。敢。貢。之。師。臺。昔。王。隱。著。書。必。倚。庾。
公。孔。闔。成。文。先。呈。謝。朓。亦。猶。夜。壑。魚。龍。仰。谷。王。之。沫。
培。塿。松。栢。佇。岱。宗。之。雲。爾。倘。不。吝。教。更。賜。新。刻。數。種。
得。以。膏。沐。儀。型。幸。甚。

與吳樂一同年

鏤劃天真
心手有適
諧之樂

弟璠

足玉兩碎。淚血齊枯。已矣。天山有筮矣。昔石氏

思歸。縈情觀閣。潘子閒居。畢景沼池。無論。窈人物力。
不繼。卽此有待。爲煩累心。未盡亦惟蓬荻。爲居。黽鼠。
是伍。苟可垂釣。牛涿亦有濠濮。纔足採薇。蟻垤卽具。
首山。鳥鳴聆獨絃之琴。葉落見七盤之舞。讀書兀坐。
嗒然若忘。每范釜塵生。梁爨莫熱。輒擊缶吟哦。日久。
不覺成帙。有節奏。無宮商。未知犂然當人心否耶。屈。
秋擬過元武湖。傾將軍武庫。倒中散玉山。移床而俟。
江。謝橫梨。以擬殷劉甕陰。未移唾壺。先缺年翁。欲吐。

三。江。定。不。河。漢。斯。語。耳。

與于惠生先生

望夜寶蚌全開寒蟾欲墮已就寢空床浸水夢腸舞
藻。恟。况。在。義。圖。空。白。內。也。仍。復。披。衣。徘徊。閒。除。中。有
所。得。寫。為。月。賦。昔。惠。連。典。則。允。稱。盛。製。大。復。深。于。言
情。生。微。于。析。理。雖。各。具。致。竟。不。能。與。之。較。力。矣。古。今
人。不。相。及。寧。止。一。事。側。理。橫。陳。便。有。一。時。代。畫。于。胸
中。五。百。歲。後。文。人。又。何。處。自。豪。耶。言。之。慨。然。

胸中雪亮

高攀龍

存之景逸江南無錫人高子遺書

答周來玉

懋。遷。有。無。化。居。即。大。禹。救。荒。之。法。如。劉。晏。等。善。理。財
者。不。脫。有。無。轉。輸。但。民。間。轉。輸。易。而。官。府。難。何。者。官
府。謀。國。之。心。不。能。如。大。戶。謀。利。之。真。也。天。下。事。皆。當
顧。日。後。不。當。徇。目。前。惟。救。荒。只。當。顧。目。前。不。當。慮。日
後。民。既。無。食。近。患。已。在。目。前。遠。憂。豈。在。日。後。耶。

周順昌

景文蓼洲諡忠介江南吳縣人

與文湛持

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節。一。路。着。力。是。弟

有真
以堪與
並傳

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宦官作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亦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時工夫。正欲使怨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至於掀天揭地事。亦不在多。弟臨時尚可做耳。

又

弟已就逮入縣署中。一腔憤淚。萬種愛緣。俱化作鐵腸石心矣。只是昨朝之變。意外理外。今進退兩難耳。然大丈夫猛拚一死。何事不可做。末後一着。定當俊

也。偉頃已托朱完大與兄商之。但不知天能成就我否也。

又

弟生平爲人。決定做第一着。今日之變。已貽累不淺。若再復逗留觀望。是舉其生平而盡棄之矣。况生死禍福自有定命。弟此行方欲以一身之膽。消諸君子之隱禍。如德仲德升之言。可謂愛我。非知我也。何如何如。

王

佐

佐之浙江嘉善人
南牖日牋

勞生負百
年閱此爲
三嘆
口頭語偏
不俗其故
難言

知解宗徒
掠虛漢子
總無與於
道豎起脊
骨脚脚實
地者覓一
個人不可
得

其徒亦不
可及

古德云盡
乾坤是個
眼汝向甚
麼處蹲坐
我不知作
穿窬小人
行徑者何
處尋沒眼
處蹲坐

與門人程楚石

東郭公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廢。無存可惜。可惜。可惜。此雖戲言。殊當自警。

與門人卞伏生

釋徒背一包袱。與其師同行。問師如何。是佛師曰。萬性不染。自性如如。問如何。是羅漢曰。萬緣未絕。刻苦修行。曰。如此覺佛容易。我不如。卽做容易得的。師曰。果如汝言。汝便是師。取袱自負之。其徒安然前行。四

五里許。愈轉愈思。性緣猶存。師覺其轉念。笑曰。包袱還是汝背。吾儒今日講學。虛悟成見。皆做容易者之類也。

又

白壁之瑕。人孰無之。又孰掩之。是故君子寧爲人所指點。不爲人所包容。蔽覆遮羞。無由潔淨。此猶穿窬小人也。而曰學焉。取矣。

顧憲成

叔子涇陽江南無錫人
小心齋劄記

示人

深於天人
之際要當
尋其不愧
不作處安
在

唐人有句
曰忘情學
草木豈獨
草木之當
學哉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朱廷旦 爾兼浙江嘉善人

示人

釋氏有言曰。身為牀座。遍三千。夫牀座豈易為哉。居最下之位。而勞者待以安。走者待以息。牛羊踐之。不加怒。尊貴履之。不加喜。此即易所謂厚德載物也。今世人雖骨肉至親。稍稍蹴踏。輒有憤心。已則終日跳

梁而怪人動色。不惟不能載物。而且為物所載。不惟為物所載。而且咎物之不善載。吁過矣。

邵堯夫曰。吾人為善。當量力而為之。此語最深。夫物過其量。不能相繼。忠厚長者之名。亦不宜多取。且生平肝膽有數。豈容輕易許人。

周積賢 履道原字壽王江南華亭人

與朱伯虎兄弟

大父相國。父二千石。而衣不完。食不餐。非仁人不為也。螻蟻爭粟。蛟龍餒于淵。雞鶩爭粒。鳳凰飢于山。鮓

綺純壯氣
元

兜爭功舜禹吟而不言不知足下何以能然

馮琦 用韞琢菴山東益都籍臨朐人

寄楊密雲盤石

古道交情文章質雅見前哲風範非時流可及存此一則知前輩之不死亡友如此此道今人棄如上為生者

鳳池令德雅望。溘棄賓客。至今念之。若刺於心。孑然一子。生十年矣。年嫂又多病。計獨有結婚名家。倚以自存。此子之視外家猶父也。外家視之猶子也。則遺孤可立而逝者長無憾矣。我二三兄弟在都下者。相與計有女未字者乎。不致以遠為解而皆無之。昨得知吾書。始知文有次女。年歲相若。門第相若。兼之夙

言耳待死者更塵沙之不若矣

昔同心境土相接。丈若惠而許之。兼為羽翼訓迪。以視其成立。是公子無父而有父。鳳池雖死而不死也。楊焦山之歿。王大司馬實以女字其子。吾丈高義。豈出大司馬下耶。鳳池世德古心。固宜有後。推以天道。其胤必昌。吾丈為女相攸。計無踰此。敢密以請於左右。報可而後敢問於葛氏。爾知吾書附覽。

高珩 葱佩念東山東益都籍蒙陰人

與周櫟園

旌節巴西。不知熊軾下。尚有離離三寸麥。苗否晤撫。

如此牘能
如此簡至
難得難得

軍藩伯想已代繪監門圖矣。此斷不敢復有所望。但
希諸公祖大慈大悲。知今歲之苦已勝往年。恐秋稼
之枯。再如春稼。不可不早為溝瘠計耳。昔人所云老
年有疾。後愈減於前。愈後症重於前。症良可念也。

又

人人日望天下太平。不知暢則平。鬱則不平。雨露固
令人暢。不知鬱塞之久。雷霆尤令人暢。亢旱固當停
訟。以恤民。古人決滯獄而甘霖立降。尤所以恤民。然
則陽春脚固即霹靂手哉。

趙進美

韞退山東益都人

與孫沚亭相國

讀公孝山雜記。簡而有法。潔而多姿。上追考工爾雅。
下亦不失應劭酈道元。其文之工。足以傳遠。而其實
則父老子弟所終日耳。而目之里巷。誦說無異物。無
異辭也。昔云元氣之融結為山川。而山川之奇。莫不
有所鍾。以自見。孝水之受名。舊矣。自王元美先生城
之。又且百餘年。傳記所載。碑版所垂。非不衆多也。而
工且信者。不假于異邦之人。而卒出于我公。則吾孝

沚亭先生
孝山雜記
最有法則
可與水經
注並傳

鄉之山川誠亦靈矣哉。

與王貽上

竹西煙月江左風流吾貽上以一奚囊收之古稱史
隱者優游金馬門從容侍從諷諫人主之側未有束
帶磬折日親爰書臨兩造而游戲辦之若此美不佞
去國萬里躑躅僻壤聞見孤陋墨池塵封雖夙習難
除間一握管而偃蹇自放總非故吾貽上枉函問訊
揄揚溢實及反覆讀近集數過乃知貽上殆自道也
盜魚江湖之說取喻甚快無已更進言之夫人賦形

造物五官四肢位置皆同而妍媸各別性靈各具今
有人於此欲顛倒五官四肢之位置自爲新奇不可
也若謂位置同而妍媸無異類性靈無異用亦不可
也詩文千秋之事彼門戶相角論議相勝徒自苦耳
黠者矜獨運庸者逐餘波其失一也時名易襲論定
難掩自明季能成一家言者推而至于泰始黃初離
合異同大槩可見近世公安竟陵排擊歷下瑯琊不
遺餘力虞山指摘併及何李幾于棘手罵座然杜少
陵詩中大成而推服六朝唐初人不容於口自今視

坡公最鄙
文選而少
陵則往往
推崇文選

未可執論

之六朝唐初人何如少陵公安竟陵虞山著作具在
又何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乎此語獨可與吾貽上
道亦願與貽上共勉之婆娑瘴鄉意興都盡瑤華在
前不覺見獵心喜媿媿至此

宋

琬 玉叔荔裳山東萊陽人
安雅堂集

答尤展成書

昨歲經過珂里奉訪雲亭一慰懷想聊申契濶徒以
王命嚴程僕夫敦馭遂使暫違叔度遽別真長滄江
白雲之望清風明月之思與時俱永矣年翁抱桓譚

爾則是荔
裳所長近
則一歸于
大家矣

之絕才負嗣宗之神筆文園著作有類馬卿騎省閒
居聊同潘岳西郊宴喜陸大夫之優游南國簪裾王
右軍之觴咏以視夫風塵鞅掌跋涉關津固將使叢
菊笑人女蘿含誚矣弟承乏越東濫膺浙土自慚敝
帚何當長風正恐渤海稱煩淮陽難臥倘貽知己之
憂詎解勞人之目惟是探奇禹穴選勝秦峰叔夜山
亭幾存斷柳子真舊井獨酌清泉緬懷古以洗殷庶
褰裳其不遠然而屋梁落月時念故人谷裏鳴琴睠
言同好幸家季之忽臨屬芳緘之遠訊捧讀翰音如

聞玉欬喜荷交并。不知所云家季天涯兄弟垂傾北。
 海之樽客裏年華共對西窓之話。既賦遄歸率爾言
 別。極目江帆永懷耿耿。



結隣集卷之一終

